

温燕霞长篇小说《萤火谣》：

# 做“自己能发光”的萤火虫

□刘小新



《萤火谣》，温燕霞著，希望出版社，2025年1月



近年来，温燕霞的赣南客家山村书写硕果累累。在这幅作品版图中，2025年出版的小说《萤火谣》位置特殊。同样是讲述乡村振兴，《凤凰飞》关注产业转型和乡村发展，《萤火谣》则探讨儿童成长和文化传播；同样聚焦留守儿童，《半天云》以儿童视角犀利追问现实社会问题，《萤火谣》则回归客家传统文化和本真人性并作出探索式的解答；同样是将叙述视角限定于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我的1968》描摹动荡年代客家山村的风云骤变与命运沉浮，《萤火谣》则书写新时期客家山村温暖绵长的生活和文化的根脉；同样以客家山歌为比兴手法，在《琵琶围》中，山歌是故事之引，为每个章节开篇、定调、点题，借助一座古老围屋前世今生的嬗变，展示赣南人民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风貌，而在《萤火谣》里，山歌则是人物之魂，依托祖孙俩日常的口耳相传，讲述客家非遗在乡土间生生不息的温情延续，描绘了文艺赋能乡村、活态弘扬客家文化的生动画卷。数十年来，温燕霞持续深耕赣南客家乡土，追踪山乡巨变，同时执着探索创作题材和形式的更大空间。近作《萤火谣》将乡村发展和文化传播扣合于儿童成长主题，使得乡村振兴的时代实景、非遗文化的深厚意蕴与儿童叙事的灵动轻盈相互激荡、相融共生。独特的融合叙事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底蕴和文本厚度，也赋予儿童文学题材以现实底色，是儿童小说现实主义探索的重要收获。

小说从儿童视角展开现实叙事，将时空定位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赣南客家村庄。主人公是7岁的留守女童小薄荷。父母在薄荷一岁就离婚，各自外出打工，留下薄荷和爷爷阿九公在偏远的山村相依为命。生活虽然清贫简陋，但阿九公热爱客家山歌，恪守客家山民传统。作为当地山歌“歌王”，他对薄荷的言传身教为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小说结合日常生活细节，细腻铺展主人公的生命经验，直面乡村相对落后的现状，着力呈现留守儿童、女孩辍学、乡村空心化、就医不便、年轻一代漠视传统文化等时代转型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作品以展现儿童的成长状态，没有脱离现实，既不神化孩童，也不对主角进行刻意拔高；主人公小薄荷会为父亲的离异再娶而闷闷不乐；在陌生人面前唱歌会紧张怯场；爷爷教自己的同学唱歌，薄荷会不情不愿……将农家小女孩的心理状

态描写得真实自然。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同样坚守写实笔触，既不刻意美化也不片面贬抑，始终以平视视角还原人物丰富多面的本真面貌。比如，作品既写了爸爸柴荣年轻时因重男轻女观念而将薄荷抛下，也写他身在外打拼的艰辛；既写他与小香性情不合的无奈，也写他辞职回村陪伴老父的孝心。塑造邻居大头这个人儿时，既写他贪图财物的市侩气，也写他承担家庭责任、照顾病弱邻居。钟玲的爷爷滚刀公懒惰无赖，爸妈重男轻女好面子，但他们却又有朴实善良、重情重义的一面……正是这些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叙事骨架，让小说真切勾勒出大时代浪潮下，乡村社会的时代风貌与百态人生。

如果仅是追求平实，有可能让作品情节缺乏悬念与波澜，容易显得单调沉闷。儿童视角赋予了小说现实叙事以轻盈感，客家文化万物有灵的生态意识与儿童天真澄澈的感知

方式互为表里、彼此生发，这种独特的审美感知方式赋予小说平和自然的叙事质地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气韵。在薄荷眼中，萤火虫是会提灯笼引路的精灵，山间的清风能与歌谣唱和，一草一木皆有情意生命。通过儿童澄澈的感知视角，读者重新“看见”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薄荷与阿九公相依为命，生活虽然困窘，但充满温情与幸福：“她梦见自己牵着爷爷的手，走在一片薄荷丛中。薄荷开着淡紫色的小花，边上的河水潺潺流过”。薄荷身上“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涩懵懂，应和了客家山民敬天知命的生存态度。在薄荷看来，疾病不是极致的悲苦，而是生活的常态。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阿九公的生病是渐进式的。小说中阿九公把实现薄荷的愿望清单作为人生最后阶段的任务，使得薄荷对阿九公疾病的体认始终与愿望实现的喜悦相随，没有一味陷入焦虑与痛苦的情绪黑洞。客家文化中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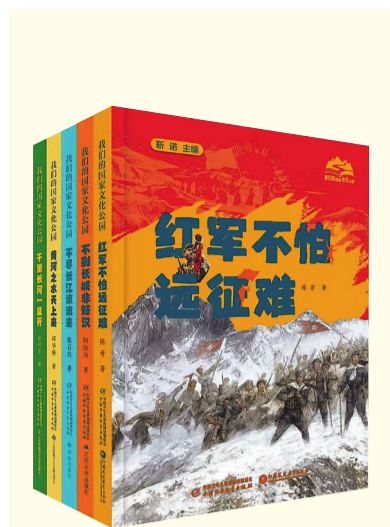
循环流动的自然观也冲淡了对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释然和对生命的敬畏同时并存。对自然的回馈也是对逝去亲朋的纪念：阿九公选择将祭品苹果香蕉放入河流中，来纪念救过妻儿的鲟公；尽管鲟公已逝，但是“河里的鱼儿会代他吃的”。取之自然，还于自然，这正是生命永恒的循环。

文化传承与儿童成长的融合叙事是《萤火谣》的突出特色。作家尝试找寻客家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乡村儿童成长启悟之间的共鸣点，将客家山歌童谣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和推动叙事的媒介，为非遗活化传承构建现实生活脉络。在客家的文化传统中，生命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情感的每一次动荡起伏都离不开山歌。歌曲传达的既有婚嫁嫁娶的庄重，也有日常生活的真情。牛阿婆临终前的愿望是听一段客家山歌《生死缠》；客家新娘出嫁时有“哭嫁”的婚俗，呈现出“房间里貌似哭声一片，细听却是歌声连连”的奇异景观。同一支山歌在不同的听众身上激起各异的情感，展现出不同的生命：表达男女情思的曲调，在小薄荷耳朵里，成了爷爷挑水回家的急切之情。大人们没有强行扭转薄荷的误解，只是“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阿九公用唱山歌的方式规劝钟家父母，引来大批群众关注。在歌声和议论声中，钟玲爸妈最终松口同意让女儿继续上学。事后，老人唱歌的现场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这一事件的示范效应，引起了县教育局对女生辍学现象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对客家山歌的学习充满兴趣。

小说借助萤火虫意象寄托客家山民对人情物理的朴素理解——平和自然、勤恳务实、守望相助。萤火虫是阿九公烟斗里燃烧的薄荷叶，是记忆里过年的焰火，更是爷爷对薄荷成长的期望：不是好高骛远的山鹰、不是懒惰好吃的菜青虫，而是“自己能发光，对人有用的”萤火虫。“我爷爷让我当一只萤火虫，是想让我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把手！”萤火汇聚成光，照亮前行之路。《萤火谣》以文化传承与儿童成长的融合叙事，用温润柔软的叙事视角与轻盈灵动的笔法，回应了儿童成长、社会转型和文化传承相互交织的重要现实命题。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当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新书快递



“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系列  
新诺 主编  
陈晋、韩毓海、邱华栋等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26年3月出版

该系列图书包含《不到长城非好汉》《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尽长江滚滚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千里长河一旦开》5册，聚焦长城、长江、黄河、大运河、长征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生动介绍其背后深厚的文化价值，增强少年儿童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文化支撑与精神引领。



《卷毛米拉去远行》  
秦文君 著  
王晓旭 绘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绘本以卷毛米拉一家人开车出行去深山里探望“大山爷爷”为契机，展开了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旅行故事。途中虽遇波折，却收获了独特的山野馈赠。故事中心人物所传达的乐观态度和探索天地的勇气。旅程中，米拉不再是坐在车窗后看风景的小游客，而变成了真正抵达大山的孩子。



《拾光乐队》  
杨娟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这是一部以大凉山彝族少年为原型的成长小说，讲述了一群心怀音乐梦想的少年在支教老师老留的陪伴下，拾起民族歌谣、追逐青春光芒的温暖故事。面对严格的学校教育、家庭期望与自我认同的挣扎，少年们始终坚持对音乐的热爱。他们组建“拾光乐队”，通过采集民歌、创作歌曲、参加彝族歌会等经历，逐渐理解了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成长为既有文化自信又勇于追光的少年。

传统戏曲故事若仅作为馆藏文化静态留存，很难实现活态传承，其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戏曲内容的改编与传播，需要创作者牢牢把握戏曲的核心美学与精神内核，同时在内容创作、表现形式、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突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琥珀绘本”品牌推出的“中国戏曲故事绘本”系列，以童书载体演绎经典戏曲故事。

中华戏曲文脉绵延千年，剧种林立、百花纷呈。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开戏曲声腔之先河，国粹京剧体系完备、流传全国。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并称五大地方代表剧种。另有秦腔、川剧、粤剧等地域特色鲜明的经典剧种。各自承载一方水土的审美与故事。戏曲故事往往以某一地方语言和音乐作为基础，或源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历史演义，或对古典文学与小说进行改编，或取自宗教与神话故事，或从社会现实与市井生活中汲取养分，或加入文人的创作与改编。当然，部分戏曲也受到了波斯、印度等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跨域色彩。“中国戏曲故事绘本”系列由儿童文学作家周锐担任文字作者，收录了各剧种经典剧目演绎的戏曲故事，包括京剧《大闹天宫》、昆曲《十五贯》、越剧《九斤姑娘》、评剧《秦香莲》、黄梅戏《牛郎织女》、豫剧《穆桂英挂帅》共六册。

绘本用明亮、愉悦的色彩吸引小读者的注意。比如《大闹天宫》，在视觉与设计上颇为大胆，虽以黄、红为主色调，辅以蓝、橙、绿等其他色彩，但整体色调和谐有序，无刺眼杂乱之感。除了色彩，它还注重细节的刻画。比如孙悟空跳出炼丹炉后，大喊一声“呔，老头儿，我又出来了”。画面中“火”占据了“C位”，而太上老君仓皇而逃甩掉了一只鞋子成了一个“笑点”。由此，“魔丸”上天入地挑战权威调皮勇猛的形象在对比中凸显出来。儿童绘本通过视觉、情感与思维的结合，能让孩子在自悟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

儿童绘本一般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画面要能清晰表达情节和角色情绪。主题简单，句子要短，主线要明，枝节要少。不追求模仿现实的“形似”，而追求传递神韵和意境的“神似”。故事应传递善良、勇敢、包容、诚实、友爱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绘本在传递戏曲故事内在美学内核的同时，也融入创作者独有的审美意趣、绘画笔法与艺术想象。这份立足传统、大胆创新的创作背后，是

## ■阅读札记

# 视觉凝固瞬间 笔墨传递戏魂

——读《中国戏曲故事绘本》

□夏海燕



“中国戏曲故事绘本”系列插图

一众创作者用心为儿童搭建起绚烂鲜活的戏曲艺术世界：像孙悟空那样勇敢，像九斤姑娘一样聪慧，像牛郎织女一般深情……女孩能在故事里看见穆桂英、余太君、杨八姐、杨九妹这般的巾帼风骨，男孩亦可将包拯、况钟、韩琦、杨文举等忠勇良善之士视作榜样。整套绘本以文字与图画搭建起开阔视野，融历史风云、各地戏曲风貌、高尚人格于一体，满含对少年儿童的温柔期许与美好祝愿。

传统与现代、舞台与绘本、表演者与小读者、戏曲国粹与孩童心意在此相融。翻动书页时，仿佛能隐约听见戏曲锣鼓，看见如水墨画般的唱念做打，既有会心一笑的轻松，也有奸邪伏法后的畅快。儿童视角下的善恶黑白分明，暂时剥离了现实人性的复杂纠葛。故事里善人终得善果、恶徒自有惩处，这是创作者为孩子搭建的理想天地。同时作品并未回避多元人物形象，如过于执主观武断、姜阿鼠凶狠贪恶、陈世美薄情寡义等。善良与奸邪、勇敢与怯懦、愚钝与明辨、私心与公义、守旧与革新形成对照，留给孩子自主品读思索的空间。文本尊重孩童真实情绪，守护他们纯粹的想象力与本心，引导孩子心怀善意，也从中习得直面困境、分辨风险的能力。

《大闹天宫》的绘者是青年水彩画家介

疾，《十五贯》与《九斤姑娘》由连环画家陈安民创作插图，《秦香莲》的插画出自国画家盛元富之手，《牛郎织女》由国画家武凯军绘制，《穆桂英挂帅》由画家刘谦创作。有的用写意风格的现代中国画，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戏曲经典剧目；有的用笔收放自如，将中国传统水墨的技法用现代的理念传递出来；有的用了宿墨的技法，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祝福绘于纸上。画家们既保留了戏曲的写意美学，又融入绘画者的个人风格，形成了“戏中有画、画中有戏”的艺术语言，整套书既有才艺，又饱含真情。

环境、情节、人物构筑绘本框架；特写、构图、色彩渲染角色情感；程式化动作、脸谱符号、服饰色彩等转化为静态画面，而小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又使画面化静为动。由此，人物变得丰富而立体，故事变得新奇而有趣，无数的问号 and 惊叹号在小孩心中此起彼伏地生长，视觉的明媚内化成了自身的生命力。正如书画家吴志立所说：“画家们对戏曲人物的生动描绘得益于对戏曲的深入了解和长期的绘画实践。唱念做打无不烂熟于心，生旦净末丑无不精心体会。于是，行笔如唱，点染有声，笔墨疏密缓急与戏曲故事文字相得益彰”。孩子们和画家联手，又可以创作出无数的故事和画面。

当然，传统戏曲对儿童读者来说，存在着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适当的文字介绍必不可少。在每册的最后，都有戏曲知识介绍，既提供故事背景、剧目历史、行当分工，也讲述戏曲舞台的布景和道具、表演章法和

剧目代表人物。比如，讲豫剧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豫剧演员买飞机抗美援朝的故事，戏曲故事中的忠义良善和演员们的仗义爱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个人英雄史、个人抗争和集体历险，还是为国捐躯的家族史，在这套绘本中，都通过“视觉凝固瞬间，笔墨传递戏魂”的方式，让古老的艺术在当代持续散发魅力，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对话。

删减复杂的支线 and 过于沉重的背景，保留核心情节，塑造生动形象的人物，是对绘本文字创作者的要求；为孩子们提供视觉的滋养、感官的想象，引导他们张开认知与思维的翅膀，掌握打破框架的创造能力，则是画家们的使命。戏曲绘本的专业知识要求更高，作者和画家既要熟悉戏曲的剧种、行当、表演程式等，还要理解戏曲表现手法的“写意性”；既要了解历史与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有叙事逻辑与镜头感。色彩运用、线条表现、造型能力、表情捕捉、场景与氛围营造、材料与技法等皆是极大的挑战。

不论是《大闹天宫》里奇幻缥缈的天庭盛景，还是《牛郎织女》中浪漫动人的星河传说；无论是图文相融、戏韵交织的独特艺术表达，还是穆桂英、秦香莲、九斤姑娘等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动人形象，当这些经典故事与孩童纯粹的心灵相遇，便能催生动人的精神共鸣。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格林格曾在《长袜子皮皮》中写道：“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可以呼吸、可以梦想的世界。”我想，这正是戏曲绘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杭州市文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桃花朵朵》  
陈伟军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作品立足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结合浙江省省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这一文化兴乡的创新举措，以乡村村庄为原型虚构“桃花香村”，书写万亩桃林、水蜜桃特色产业等地域名片，将政策赋能、基层奉献、非遗传承、山海协作等融入童趣故事，展现少年成长历程与乡土人文新风，以儿童文学描绘新时代乡村蝶变图景，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实践。